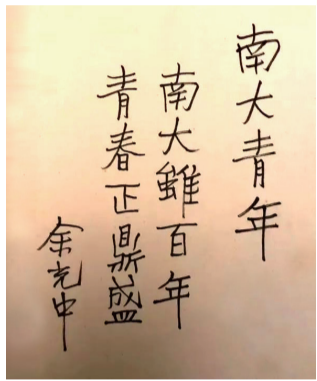


世间纵有思乡愁，海峡再无余光中



余光中，南京大学校友，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2017年12月14日病逝，享年89岁。



也许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余光中先生，是在中学课本上，那首浅白真率，情感深切的《乡愁》。这首于1972年创作的现代诗歌，语言上纯净、清淡，浅白真率而又意味隽永。先生始终牵挂着故乡，故乡永远牵引着游子的思绪和想念，然而，那道浅浅的海峡，却生生阻断了这种思念。为乡愁所困的诗人，其情何以堪？先生唯有击筑引吭，慷慨而歌，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这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2005年，余光中先生访问母校南大，并做“校友风采”学术报告时曾说，“我生在南京，小学在南京上，中学也是，后来认识我的夫人也是在南京，所以南京就不是乡愁，而是乡乐……”

余光中先生出生于南京，1947至194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外语系。于先生而言，南京便是他的故乡。南京大学是余光中写就第一首诗的地方。离开母校多年，余光中先生依旧对南京大学怀着

深深的眷恋和敬仰，并多次回访母校，对他来说，母校也是自己的一种牵挂。

2002年5月17日，先生于母校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余光中先生在浦口校区作报告前题写“南大虽百年，青春正鼎盛”。

当年5月20日，正值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节日盛装中的母校不禁使余光中先生诗情澎湃。在中央电视台为南大录制的百年庆典晚会上，在数千南大师生面前，白发苍苍的余先生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这首专门为校庆创作的诗篇《钟声说》。

与《钟声说》有关的建筑，是建于金陵大学时期的小礼拜堂。堂前牌坊上挂铜钟一座，当年，每日上下课的钟声由此敲出。后毁于兵燹，铜钟遗失，南大百年校庆期间重建钟亭。

匆匆20载，南大迎来了120周年校庆。当年那个为她深情朗诵的游子却已远去。



2009年10月26日，余光中于南大开“诗与爱情”讲座

斯人已逝，留不住乡愁亦留不住你。但先生对母校的眷恋与祝福，却深深镌刻进每一个南大人的心中。

百廿南音起，一生难忘情。为献礼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南大学子为《钟声说》谱曲，唱出跨越时空的南大情。

在先生离去的第五个年头，让我们再读一遍先生的《钟声说》，来铭记先生对他所挚爱的土地的诗与情，怀念那个银发满头、清癯健朗的身影……

《钟声说》

大江东去，五十年的浪头不回头
浪子北归，回头已不是青丝，是白首
常青藤攀满了北大楼
是藤呢还是浪子的离愁
是对北大楼绸缪的思念
整整，纠缠了五十年
铁塔铜钟，听，母校的钟声
深沉像是母亲的呼声
呼迟归的浪子海外归来
缺课已太久，赶不上课了
却赶上母亲正欢庆百岁
玄武仍潋潋，紫金仍崔巍
惊喜满园的青翠，月季盛开
风送清馨如远播的美名
浪子老了，母亲却更加年轻
江水不回头，而大江长在
百年的钟声说，回来吧
我所有的孩子，都回来
回家来聚首共温慈爱
不论你头黑，头斑，或头白

（本文转自“南大招生小蓝鲸”微信公众号，内容有改动）

腊八粥

陆琴华

“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记得那天是下雪天，在院子里堆了一上午雪人的我回到屋里，正在做针线活的妈妈抬头对我说：“今天做腊八粥喝啊！”粥我不陌生，一锅烧开的清水里面放少许小麦粉或者玉米粉搅匀，再次烧开就大功告成了，清汤寡水的，没有多少干货。那个时候，我的小肚子已经瘪瘪的了，心想：“喝粥能填饱肚子吗？”妈妈丢下手里的针线活还是忙着去做粥了。

灶台上有一个铁盆，里面不知放了些什么，妈妈来到灶屋里了，伸手就把盆里的东西一把一把捞出来，丢到锅里。我歪头一看，七八十来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有晶莹剔透的大米，有油光锃亮的玉米，有星星点点的小米，还有红得似火的大红枣，等等。大米、小麦，还有红薯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主食，盆里那些花生、红豆、黄豆等都是哪里来的呢？那时我们家跟别人家一样有不少自留地，别人家在自留地上种上水稻、麦子之类的作物，妈妈会在自留地上种杂粮。别看这些杂粮在当时不起眼，亩把地的产量还没有水稻小麦的零头多。可要是装在袋子里，沉甸甸的，都是干货。做主食时，来一把红豆，或者花生米，米饭的颜色亮了，米饭的香味也浓了。大红枣是哪里来的呢？庄上有位邻居，他家的亲戚是北方人，那儿漫山遍野都生长着枣树，秋天来了，树上的枣子就跟我们这儿的大米，还有小麦一样普遍。亲戚送来的大枣，邻居用不完，就送一些给我们家。庄上一些人家有北方的亲戚，也有南方的亲戚，比如莲子和桂圆就是南方的亲戚送来的。平时，我家要是有点稀罕物品了，爸爸妈妈也会送一些给邻居。那时家家户户关系融洽，你来我往，不亦乐乎。缺什么，张一下嘴，问题就解决了。

妈妈在灶前一一把把把柴火送进灶塘，不久，盖着木盖子的大锅就开始烟雾缭绕，丝丝冒热气了。我掀开来看，隐约看见那些食材在锅底堆积如山，一动不动，也有的浮在水面上。妈妈不耐烦了，说：“你爪子痒痒了！”就埋怨我心急火燎不是做大事的料子。大姐见厨房里的柴火不是麦草就是稻草，不是熬粥的最佳柴火，就冒着寒气到外面找枯枝烂棍。有了这些枯枝烂棍，灶塘里的火更旺、更烈，一大锅粥很快就咕嘟咕嘟冒出泡来。一开始还是清汤寡水的照见人影，后来一大锅粥稠稠的、厚厚的，也就是那些大枣，还有莲子、桂圆什么的，都跟一粒粒星星点缀在粥面上，红白相间，错落有致，煞是好看。当然，稻米的缕缕香味，大枣的丝丝甜味也随着烟雾在厨房里，在小院子里弥漫开来。妈妈盛一碗粥端上桌，热气腾腾，香味缭绕，我不由得唇齿生津，问妈妈：“今天怎么喝起粥来了？”妈妈笑了，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妈妈告诉我：“今天是腊八啊！”我喝着妈妈亲手熬制的腊八粥，一扫腊八这天雪后的寒冷。

腊八粥又叫“大家饭”，庄上有一位老婆子，没了生活自理能力，妈妈还不忘给这老婆子送一碗腊八粥。



吴志忠 摄



第807期

枣树

康风

大伯家的枣树，是他亲手栽下的。从我记事起，枣树就已经长得很高大，很厚实，很苍老了。而大伯那时正值中年。

四、五月份，枣树开花。淡黄色的小花，像一粒粒细碎的小米粘在叶片之间，不细看，根本都看不到。但是扬起鼻子刻意地嗅，能闻到一丝一丝甜香。每当看见我扬着鼻子在闻的时候，大伯就会用他的食指横在我的鼻梁上，刮我的鼻子，对着我笑。这时我便跑开，在充满枣花香味的微风中，挥霍我的童年时光，而枣花和微风好像在说：“不要急，枣子还没结果呢。”

过几天，风再吹，枣花就落了。苏东坡词云：“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缿车”，跨越千年，枣花依旧是这般模样，而乡村早已不再是千年之前的样式，没有了纺织织布的声音，也没有更多骚客诗人关注这些无名的树木。

儿时调皮的我，喜欢站在树下使劲摇晃枣树，就听到枣花沙沙地落下来，落在了树叶间，落在了衣服上，也落在地面上，像是在下一场小雨。我嘻嘻哈哈地笑，大伯就站在门口呵斥我，但是他依旧也是笑着。

枣子长到这指甲盖那么大，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去摘下来吃，可是根本就不好吃，果肉粗糙，满口都是渣子。大伯就提醒我：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摘。

到了七月份，枣子就长大了，青色的枣子挂满树梢。我和小伙伴们每天都去摘了吃，把口袋塞得满满的。大伯就告诉我们：枣子还没有红，但是已经可以吃了，要先从树的南边开始摘，因为南边的枣子光照充足，甜。

大伯还告诉我一个经验：虽然是青色的枣子，但是只要看到这颗枣子的底部已经泛白，就说明这个枣子很甜。

所以我搬一张凳子坐在树下，我站在凳子上挨个地去摸那些枣子，看哪个枣子的“屁股”是白的，如果是白的就摘下塞在嘴里吃。

在伸手触及的地方，不论是青色的还是泛白的，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全部被摘光了。这时候，树梢的枣子也泛红了，可是我们却够不着，看着眼馋。大伯就用竹竿

装上一个网兜，让我用竹竿去敲打，枣子正好就掉落在网兜里。红色的枣子又脆又甜。吃在嘴里感觉整个生活都是甜的。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摘一些枣子坐在门口吃，那是专门吃枣子的时间。

吃完了所有的枣子，就进入了沉默的秋天，枣树的叶子落光。

冬天，大伯拿起锯子锯掉枣树下端的一些分枝。他说：“枝条生得太多不容易结果，来年就非得吃啦。”

多年后，我从外地回家过春节。某个黄昏，我看到大伯在把枣树连根彻底锯掉，我不解地问。他说枣树早就不结果了，空耗着，干脆锯掉。

为什么不结果呢？他又说：“太老了。老树就像人一样，总要寿终正寝。”

那一刻，映着斜阳，往事涌上心头，许多的不舍，我满目怆然……